

孤篷萬里征

關山飄泊揮不去的往事

●鍾楊瑞先（旅美女作家。本誌特約撰述）

出生鄉曲遠遊塞外

白晝將暝，紅日欲沉，黃昏正美，黑夜不久將臨。我要趁頭腦尚清醒，髮未白，牙齒能健飯之際，寫下身逢「九一八」事變，十幾歲遠離家鄉，關山飄泊，那些揮之不去的往事。

我生於河北省臨榆縣。山海關是臨榆縣東城門，本名榆關。明朝開國名將徐達將軍，認為榆關襟山帶水，燕山雄據河北省直到榆關，所以改榆關為山海關。明儒蕭顯又因山海關山勢雄偉，題為「天下第一關」。

秦皇島在山海關西南二十五里。據說修萬里長城多餘的大石磚堆在那裏，就成為日後的秦皇島，氣候多暖夏涼。我生在距秦皇島十五里的鄉村歸提寨後嶺東頭，連門牌也沒有，郵差送信，總搖着銅鈴在莊頭大喊：「楊義卿家有信哪！是掛號信哪！」

母親忙捺了手印，收到父親的平安家書，並附兩百元銀圓匯票，囑咐母親帶著全家老小，包括祖母及兩個姐姐，出關到吉林省長春縣定居。那時母親正懷着我；母親「夜夜夢遼東」，害得

我長大到處遠走天涯。

孟子後代接骨世家

母親閨名孟昭敏，是亞聖孟子後代；山東省鄒縣孟家，隔幾年抱了家譜增修。叔外祖父曾跟「草上飛、雪地無痕」武師練過功夫，據說中過武舉人，世業接骨醫生。

楊家本在山西，後來遷到山東，二百多年前，由山東山後劉莊遷到河北省撫寧縣；祖父繩武公又從撫寧遷到臨榆縣。薄有家產，上代也出過文舉人。我們一個莊都姓楊，祇有少數姓郭、姓李親戚居住。

吉林省長春縣在伊通河旁，當地人叫南大河，好像紐約將哈德遜河叫西河一樣。河水浩浩蕩蕩。此地是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故鄉，有南嶺，有杏花村。松遼平原上，每年白雪覆蓋四個月，絕無病蟲害。

遼金在此地做過京城，用柳樹枝條編邊城；又挖掘溝塹，做防禦工事，就是我常去的頭道溝、二道溝，築有城牆，是雙層，所以也叫寬城子。據說在遼金時，有黃龍趴在城牆上，也是岳飛

將軍提到的「黃龍府」。

明讀經籍略窺閒書

我出生兩個月，母親抱我及帶家人，來到東北長春，住在西五馬路，是繁盛地方。七歲上長春縣立小學。上學快快地走，怕遲到；放學慢慢地走，連走帶看，穿過新市場，看賣五香麵的、說相聲的、說大鼓書的，小孩子不必給錢，人家以為是大人帶來的。

有一天，我不走新市場，走大馬路，忽然聽人喊：

「看！求雨的來啦！」

我以為熱鬧的心情往大街上一看，看到父親頭上戴着用柳枝編的帽子，身穿藍布長衫，光着腳，未穿襪子及鞋，從北向南行走，隨著一大隊士紳往南大河廟中求雨。那年他老人家五十多歲了，如此走好多里，多辛苦啊！

父親在鄉下讀了幾年私塾，寫一手好毛筆字，又會打算盤，大概是因為祖父去世早，家道中落，十六歲起，便獨自出關往東北長春闖天下。父親先在車行做工，存一點資金，與白大爺

、董大爺合夥做生意，先賣水果。後來選定了頭道溝大轉盤（廣場）開間雜貨店，叫成發源，主要賣鹽，還有煤油、鐵釘等，這叫下雜貨；另外有上雜貨綢緞呢絨布匹。後來有三個分店，父親當總經理，也擔任鹽業會長，從營口用火車運鹽，再批發零售。

父親雖然會做生意，然而不斷練毛筆字，不住打算盤，也愛結交文人雅士，更愛收集書畫。吉林市長張慶泗就是父親的摯友。

明朝董其昌有畫龍神筆之稱，據說祇有四幅流傳後世，我見父親也研究過。

父親每晚讀經書，但是桌子底下，却是閒書，也許是二姐偷藏的。紅樓夢我偷看過三遍，鏡花緣、玉梨魂；白話文章如胡適、徐志摩的文章、謝冰瑩的從軍日記，都是我一看再看的。考初中前，我已看了五百多本閒書了。

左撇子不會做女紅

長春有老市場，在東四馬路。西五馬路是新市場。上學走大經路，快速清靜；放學慢慢地走，可以多見多聞。民國初年，採募兵制，到抗戰開始，方採徵兵制。高中程度免徵，四川紳糧紛紛教子弟讀高中、大學。

常看到兩位穿灰布軍裝兵士，拿着一根旗竿，旗幟是三角形，紅色旗布上，用粗毛筆寫上一個大「募」字。這兩位募兵者，常在落魄年輕人的肩膀上一拍：

「兄弟，去當兵吧！有吃、有喝、有新棉襖！」那人往往點點頭，也有搖搖頭走掉的，他們

也不勉強。

我生在民國七年，母親每天不斷嘮叨地講：「女孩子要三從四德。」三從是：「在家從父；出嫁從夫；夫死從子。」姑且不提。但是這四德我就不易周到啦！四德是：「婦德、婦容、婦言、婦工。」這婦德，努力去實現吧。婦容是天生的；我生下來禿頭，後來長一點黃頭髮；婦言，說話太快；婦工，更糟糕，生下來是左撇子，勉強改為右手寫字、拿筷子，不太會做女紅。

所有的功課中，最怕家事勞作課，小學還好對付，以第三名考入長春縣立女中，家事是繡枕頭，規定繡鳳凰戲牡丹，同學們紛紛在玻璃窗上描樣子；我早打好主意：「不做！」自己在枕頭布左下角畫了三朵雛菊。我早上起來讀英文、背國文，下午在運動場上打排球，晚上做數學。因為鳳凰那麼多彩色羽毛，牡丹那麼多層瓣，我絕對不繡它，管不了那麼多。

我初中入學考試，作文考了一百分，常常暗地自豪。後來知道羅家倫先生考北京大學作文也得一百分，可惜數學零分，胡適博士主張破格錄取，說他將來會在文藝界有成就，果然羅家倫在新文藝界有造詣。而且在八年抗戰時，胡適任駐美大使，羅先生任駐印度大使，對國家總算有貢獻。羅先生的玉門出塞歌，美妙而雄邁。

每當學期終了，是我最難堪的時候，因為要繳家事成績，別的同學都繳出漂亮的「鳳凰戲牡丹」枕頭套，祇有我繳出三朵小雛菊、布發黃的作品，因為打完球偶而作兩針；家事老師氣得臉發青大罵：

「爲什麼不繡牡丹花？繡得像塊抹布！」結果家事祇得六十分，我低頭而退。生來手拙無奈何！

學期終了我又得了第三名，學費五元銀圓免繳，如果我家事得八十分，應該是第一名。月考六科，我常常有四科一百分。但是我是左撇子，繡花費精神，情願看翻譯小說，如茶花女、西線無戰事。

我無怨無尤，因為生來手紋斷掌，此種人一百人中祇有五人，個性強，喜歡獨立特行。據說美國總統雷根、日本首相岸信介也是斷掌，不是極好，就是極壞。血液又是O型；我要克制自己，不然手不巧，脾氣又倔，就糟了！做氣不可有，做骨不可無。

爲練口才黑夜登臺

從小抱定絕對不欺侮人，人家欺負我，儘量忍受；如果實在不能忍受，我要據理力爭。我所以要磨練口才，免得人家欺侮我時，我氣得發抖，却說不出話來。

長春縣立女中在西四道街，進門左手是一排教室，然後是一片操場；再進去有兩座西式建築，有人說是以前俄國國道勝銀行，也有人說是修道院。我住在宿舍中，下午四點下課，運動一小時，奔馳在球場上，下午五點吃飯，七點到九點晚自習，十點就寢。

吃過晚飯，我獨自到辦公室借個籃球投籃，十球可中八球。北方冬天，下午四時天就黑了。同學們都擠在宿舍繡她們的牡丹花，我趁天黑無

人，上司令臺練習演說。我發現上臺演說，聲音要大、要慢，不然不聽音，必要時手勢陪襯。以後我在臺北市立女中教國文，訓練好多個臺北市國語演講比賽冠軍。當黑夜我練口才時，同時可逃避同學們談話聲浪。日本諺語：「一女七隻鴨」，那麼多人閒聊，够瞧的！

這是我進入中學的第一個暑假。頭上長滿了棕黑色頭髮，也會在禿高的前額留點瀏海遮醜；鼻樑也長挺了，缺牙也長齊了。走在街上，有人向我吹口哨，接到很多情書；我不太傻，絕對不濫交朋友，破壞家風。

美術老師常白生，畢業於北平大學藝術學院；他教我們美術，帶來許多課堂笑聲。暑假，常老師的北平好友，也紛紛集中長春，如留日的門天南、學農的陳雨晴、學法律的張松涵。後來張松涵擔任民衆教育館長，我們也每天一早到教育館看書看報。常老師興緻來了，會帶我們打籃球，然後到二道溝鐵路餐廳吃西餐。吃晚飯前，也許跟俄國人比賽一場排球。晚餐吃俄國人的「羅宋湯」。這湯濃濃的，有牛肉、馬鈴薯、包心菜、蕃茄之外，尚有四季豆、大辣椒。吃着，吃着，勾起很多問題——爲什麼中國土地上有那麼多外國人修鐵路？我納悶着。

傍晚，回到民衆教育館，館長弟弟張松濤，工業大學尚未畢業，也是回來過暑假，拉大南胡，自拉自唱：

「當花開滿院時，

與你曾共賞；

當月照中庭夜，

腳邊影雙雙；

別後思念——

寢食忘。

今獨對眼前景，

心神猶暗傷！」

九一八東北遭侵略

不久，曲終人散。

好友何瑾如約我到她家吃飯，她家住頭道溝。她父親何壽祥伯父，在南滿鐵路局工作，正在書房畫地圖。他曾留學日本學工程，正爲南滿鐵路局重用。他說：

「日本要進攻中國啦！他們要我畫這地圖。戰爭開始後，沿海幾省都會淪陷幾年，比較安全的祇有湖南、四川、廣西。」

不久何伯伯帶他全家到四川成都大學教書，我後來嫁到湖南鍾家。這幾句話，影響我終身。

熱鬧暑假過去了，常老師的朋友也紛紛回到北平、日本、哈爾濱唸書，我也搬到學校宿舍。找到地理老師猛問（我地理常考一百分，左撇子記憶蠻強的）：

「老師：我們中國土地上，怎麼那麼多外國人修的鐵路呀？您能不能告訴我？」

「光緒二十二年，李鴻章七十四歲時，爲慶祝俄皇尼古拉二世加冕時訂的密約，允許俄國在東北築鐵路。後來要求派兵保護鐵路及路的兩旁三十里。這三十里內，又移民居住，又採礦，引起日俄戰爭，俄國戰敗，把長春以南鐵路，割讓給日本，日本也派兵保護鐵路，看長春的頭

道溝，變成日本的商埠。馬關條約、辛丑條約是戰敗求和，但是中俄密約，實在是中國東北的禍根！」

民國二十年秋天，九月十八日夜晚，聽機關槍響了一夜，以爲又是日本軍事演習，因爲近年來他們常演習。九月十九日，星期六，一大早學校宣布：

「日本兵佔了長春南大營，學校停課。」我們黯然回家。

後來聽說瀋陽北大營也被日本人強佔了。同學們抱頭痛哭過，跺腳發誓過，紛紛想往北平唸書，以免受日本人的氣。

聽說馬占山有游擊隊在活躍抗日。東北的淪陷，是關東軍積極促進，藉保護鐵路、僑民，常在中國土地上演習，耀武揚威，敵人已滿壘，不能怪張少帥一人。

北大旁聽如入寶山

暴風雨過去了，民國二十一年春天三月，僑滿改長春叫「新京」，我決心轉學到吉林省立女中。但是開始教「日文」的有日文老師荒木，一早見面就叫我們說日文：

大家亂喊：

「狗哈腰狗雜伊馬死！」荒木還在笑。

我看長白山也不高，水不濶，屋瓦都是灰的，我決心往北平去唸書，要遠走高飛。

民國二十二年，我祇有十五歲，跟隨本家同輩哥哥、兩位女同學，一起到北平文化城。因爲跟家中舌戰很久，才答應我到北平唸書

。我抱定主意，跳班到高一，然後有空到北大偷聽。住在沙灘路二十四號。因為已是九月多了，許多學校都開學了，就在附近一所私立學校註冊。國文老師劉培元先生，是山東人，北大四年級尚未畢業。他告訴我們：

「北京大學是開放型教室，不點名，自由聽講，我把文學院課表抄給你們，你們可自由聽課。」

北大教授講得好，而且也大方，講義發到時，我小聲囁嚅地說：

「我是旁聽的！」不好意思說偷聽。

「不要緊，歡迎！我講義印了很多！」雖是毛邊紙講義，但有很珍貴的內容。

我覺得進大學教室聽講，好像進了果園，應多採摘；又像挖寶的人，進了鑽石礦場，掘不勝掘。

民國二十四年冬天，星期一紀念週忽然不掛黨國旗了，原來日本軍閥又脅迫我政府成立「冀察政務委員會」，要特殊化，不能掛自己的國旗，這是何家天下？所以開學生運動，北平是最尖銳敏感的。「五四」運動也起於北平。

長春街頭怵目傷心

在校際活動中，我代表學校開會，和男生鍾國元相遇，我發現他為人誠懇，決定以身相許。不久，天津日本派人指使鬧事，又有漢奸要求華北五省特殊化，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。十七歲女二中高中畢業，北大、清華不敢奢望，能考上女子文理學院就好了。

「七七」抗戰前，我預感不久將發生戰爭，也決定往南方走。坐平瀋通車，在瀋陽換火車返長春探親。

親眼看到日本交通警察持皮鞭，鞭打不排除的中國旅客，而且不止打一下，左打右打，我真想哭！

回到長春，看到老父老母，也看到弟弟、妹妹。姐姐都出嫁了，也生男育女。我想告訴他們，我要到南方去，不知再見是何年？又不敢啓齒。

走到淪陷後的長春西五馬路，突然出現一間詩情畫意的店，名叫紫雲閣，我冒冒失失往裏一看，原來是坑上一排排躺著吞雲吐霧，抽鴉片烟的人。鴉片不是該禁止嗎？日本東京為什麼不設「紫雲閣」，讓大和民族公開吸毒？

為加速郵件處理與投遞

請書寫五位數郵遞區號

一、五位數郵遞區號的優點：郵局可直接將郵件分揀到各投遞郵局的投遞區段，省去再次分揀的手續，提早排信出班投遞。不僅郵局在處理時獲得便利，直接受惠的還是社會大眾。

二、五位數郵遞區號的書寫方式：郵遞區號應寫在行政區（市、區、鄉、鎮）之後，再接續寫街道路名，使郵遞區號成為收寄件人地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，與地址結為一體，永不分割。請公眾充分合作與支持，留意書寫。

我國大都市如上海、天津、瀋陽、長春、漢口都有日本、英國，或法國租借地，表面說便利通商及僑民居住，實際上霸佔一地方，收中國人的稅。中國有不法之徒，偷了東西，往租借地一躲；天津有人在三馬路偷了錢，往租界一跑，警察不敢抓他，怕給國家惹麻煩。

我堂哥楊耀先在西四馬路開家大安電影院，很多人冒充軍人及軍人眷屬不買票看白戲；他聽人勸找個日本人收票，大家都排隊買票了。

如果中國人跟外國人打架，我國祇能抓外國人往他們使館送，因為他們享有領事裁判權。八年抗戰勝利，我們才收回租借地，廢除百年來不平等條約，取消列強領事裁判權，關稅也可以自主了。